

寄秋
JI QIU
◎精品集

冬壺月

谁说现在是冬天呢？当你在我身旁时，
我感到百花齐放，鸟唱蝉鸣。
爱你，只在一念之间。

远方出版社

❀ 十二客花图



十二客花图

冬壺月

寄秋精品集
DONG HU YUE

谁说现在是冬天呢？当你在身旁时，
我感到百花齐放，鸟唱蝉鸣。
爱你，只在一念之间。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冬壶月 / 寄秋著. - 2 版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
2008.5(寄秋精品集)

ISBN 978-7-80595-939-9

I. 冬… II. 寄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3472 号

寄秋精品集

冬 壶 月

作 者	寄 秋
责任编辑	张 旭
装帧设计	晓 乔
出版发行	远方出版社
社 址	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(0471-4919981 邮编 010010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1/32
字 数	840 千
印 张	44
版 次	2008 年 5 月第 2 版
印 次	2008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595-939-9
总 定 价	88.00 元
本册定价	22.00 元

远方版图书,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楔 子

云想衣裳花想容……会向瑶台月下逢。月中十二位花仙，袅袅姿态令人惜，广寒宫里春秋无，哪知人间夏冬苦。谁知那日月兔儿顽皮，恣意园中花儿下凡游玩，十二位神仙驾云轻飘揽水镜，人间一日游，回首已是寻无根，让兔儿给吃了。无从依附，仙魂玉魄寄居凡人屋，被那浪汉子瞧了去，画下“十二客图”传咏后世，重入轮回后历经人间苦，辗转来到二十一世纪。或是有缘，画此图的后人重得先人张敏叔新绘之“十二客图”，因缘际会之下，觅得花魂精魄神似的十二位出尘女子，并与之共居。

高贵、雅淡、清纯、动人……种种花姿，因此有了十二客花居。

贵客牡丹——藏玺玺，是名财经记者，志愿也是成为杰出的财经记者，可是奇怪得很，她总是在无意间挖到艺人的八卦新闻，搞得编辑主任哭笑不得，想改换她的工作内容去跑影剧路线。

近客芍药——常弄欢，脾气火爆却有点神经兮兮，老是草木皆兵地以为每个人都要找她麻烦，她创作的词曲首首畅销，追着邀歌的艺人一大堆，笔名就叫“隐名”。

远客茉莉——瞿小婴，是个生平无大志的孩子王，在街上吃冰淇淋时，意外地被某大儿童节目的制作人相中，开始她大受小孩子欢迎的主持工作，年年获得各大奖项，身价水涨船高。

野客蔷薇——冯听雨，个性高傲，为人清冷不浮躁，是世界级少数的知名女赛车手，中性的外表俊美无俦，拥护者无性别之分。车疾如豹，不受任何企业或车队招揽，酷爱独来独往，一笑难求。

静客荷花——方静湖，生性淡泊，因为无法在乐声中找回昔日热爱的音符，便毅然放下如日中天的演奏事业，成为某所学校的音乐代课老师，主教钢琴。

素客丁香——袁素素，人如其名十分朴素，不爱以飘逸清灵的外貌引起太多注目，刻意打扮得清清淡淡叫人忽视她的存在，有时像个大楼清洁妇，谁也看不出她原来是受人尊敬的白衣天使。

寿客菊花——言醉醉，专长是开膛剖腹，而且拥有合法执照，每年政府都得付给她高额薪资，民间百姓的说法是法医，正确的官方职等是“验尸官”，一刀划下明明白白，案情得以水落石出。

仙客桂花——宋怜怜，是出了名的“游牧民族”，一张嘴吃四方，白话一点是打工族，四处寻找“钱”途，是最富有的穷鬼，因为她是唯一优游在各邻居中的“小朋友”，而邻居们都非常有钱且慷慨，提供她无数的打工机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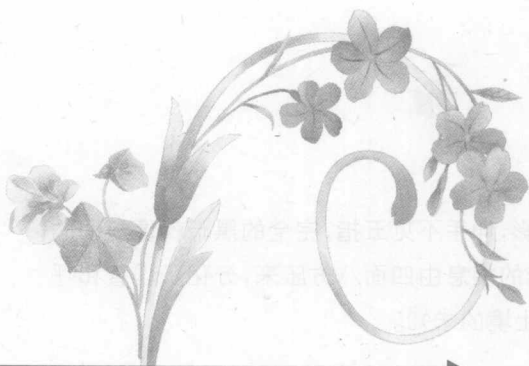
雅客茶花——和风，是个极度厌恶计算机的言情小说家，就是坐在家里闲来无事做做“手”工，一双拖鞋走天下，能不出门绝对看她赖死在和室桌前，握着一支笔天马行空，慵懒的生活观像菲律宾女佣，没人相信她是幻想中不食人间烟火的创作者。

幽客兰花——何向晚，是近年窜起的新锐雕刻家，曾以一尊“绿涅槃观音”震惊全世界，目前被国内视为国宝级大师，行事极其神秘，不愿曝光。

佳客瑞香——倪想容，号称是当地第一的活百科全书，任职于国立图书馆，一颗金头脑价值连城却甘于平凡，舍馆主之职屈就于小小的管理员，老是藏在书堆不见人。

清客梅花——沈恋梅，有着天籁般的完美歌声，让闻者为之动容，多少经纪人和唱片公司老板，捧着天文数字的钞票求她签约都不为所动，宁可窝在朋友的餐厅当个默默无闻的小歌手，不涉红尘地唱着属于自己的歌。

十二位女孩，十二篇爱情故事，在花的季节展开。一片片飞舞的花瓣像是她们的欢笑与泪水。在一幢十三层楼高的“联合女子出租大厦”里，爱情一步步逼近。



幽客兰花

You ke lan hua

何向晚，是近年窜起的新锐雕刻家，曾以一尊“绿涅槃音”震惊全世界，目前被视为国宝级大师，行事极其神秘，不愿曝光。





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

四周是见不到光的黑影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完全的黑暗就像窥伺的恶鬼潜行埋伏着，似有若无的喘息由四面八方压来，分化了理智和呼吸。死寂的静谧来自永无止境的未知。

一条路，在前方。

不清楚为何能感应到眼前暗无天日的方向，其实是条蜿蜒的长路，却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尽头，时间是静止的。

一点一点莹亮的绿光逐渐成形，像透明的白雾飘浮，远看是人，近看却虚无。

谁？是谁在呼唤我的名字，我认识你吗？

冷，是她仅有的感觉，彻骨的寒意让她下意识地以双手环胸互搓取暖，却始终驱不散那不属于人间的阴风在身侧徘徊。

好冷、好暗、好诡谲，她不知道身在何处，一道宏亮的粗嘎声不断地叫着她。

“来吧！来吧！拥有一双神斧之手的雕刻女向我走近，来到众生受苦受难的苦离道，看看他们在挣不开的命运中挣扎。

“来吧！来吧！是我在叫唤着你，拥有慈悲救世胸怀的兰花仙子，倾听心的声音。”

谁有慈悲，我吗？

她很可笑，向来深居简出的淡情女哪来慈悲？

她是个自私的女人，只为自己而活，连父母都能抛诸脑后，无情

是她的别名。刚一这么想，四方即传来尖锐的低鸣声，像是负伤的野兽在死前最后一嚎，凄厉而不甘，拖着即将断气的身子寻找活命的食物。

七情六欲向来与她无关，悲欢离合，聚散无常，人是如此的卑微，要情何用？平添几许苍桑。

走着走着，双腿似自有意识地往前走去，由不得控制，她看见一抹淡淡的幽光。嘈杂的声音……不，是妇人哭喊的凄厉声，一股很浓的尸臭味扑鼻而来，她差点因承受不住而打算后退，但是冥冥中有股无形的力量推了她一把。

越来越诡异了，更多人形的白雾在她周遭穿梭，有些好奇地停在她左右观望。有些企图扯弄她绾起的发，有些则茫然地直接穿过她，一阵刺骨的寒冷冻了她四肢，几乎无法再前进。

我不行了，我想念我温暖的被褥，及一锅冒着热气的麻辣火锅，涮着我最爱吃的牛肉，还有青菜……唉！她叹了一口气，是她太敏感了吗？怎么听到如雷的斥喝在责怪她滞足不前。

好吧！是你要我的，我就陪你走一回。像是谈好条件，眼前的景色忽而一变，不再是沉默的黑，而是类似古老油灯映照下的昏黄天空，她瞧见一条只进不退的桥，桥下的河污浊如墨，飘着载浮载沉的男男女女，一心要游上岸。

突然，她又笑了。她做了一个好奇特的梦，牛头马面朝她走了过来，恭敬地请她上桥。

既然是梦，何需畏惧，何不顺着梦境游历一番，磨肩擦踵的人群毫无意志地往前移动，虽然走得非常缓慢，终于到了桥的彼端。

有位婆婆在桥墩奉茶，她伸手欲取——

“仙子，孟婆好见，忘情水勿饮。”她吓了一跳，为何婆婆不肯给水喝，却频频催促她往前走，表情是模糊难辨，一个无情的人有情可忘

吗?无可奈何,她继续异梦之旅。

古中国式的建筑看来有些年代,亭阁水榭十分凄凉,她不由得感伤地抚拭剥漆栏杆,红色染料已褪成朱铜,给人森冷的孤寂感。她真的好累,不常运动的竹笋腿快发芽了,干脆种在这里好了,省得天天浇水。

说来好笑,此刻天空闪过一道响雷,不太高兴她的懦弱想法。宫廷式阁楼瞬间消失,骤起的一片黑令她很不适应,仿佛有更大的考验在等着。哀号声、求救声、悲痛声、凄厉声和哭不出声的呻吟,如播放录音带般同时响起,呼啸地冲击她脆薄的耳膜,心竟揪得紧。到底要她看什么,她有选择吗?此一刻。她想打退堂鼓,当只胆小的地鼠速离。

“不行,你得上前,这是你的使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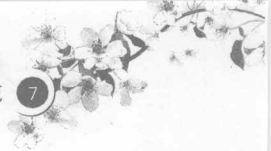
使命还是死命?给我个痛快别再戏弄,你不晓得我有多冷吗?她恼了,气愤无理取闹的梦老是做不完,她觉得好累。

或许是指引她到此的声音听见她的心语,黑暗中的邪魅妖魑尽出,在她耳边狂吼着,某种尖锐的器具刺了她一下,反射性地往路旁一跃——

突地,骇然之色浮在脸上,在她看不见的情况下,有数以千计的小手正攀抓着她的小腿,争先恐后地想拉下她或借由她往前游一步。惊恐极了,她不要做梦了可不可以?她要回到现实生活。

但是,天不从人愿,一道刺目的白光由上方打下,人目的景致叫她动弹不得,这是地狱吗?好多好多的人骨堆积如山,瘦得见骨的“人”或吊或绑或插心而出,种种可怕的刑罚怵目惊心,她听见夜枭吞心的咕啾声。

不看、不听、不闻、不语、不去思考,她闭上眼假装无知觉,完全封闭了情绪。可是,她感觉自己的身体在沉沦,无数条枯手扯拉着她,小腿在泥沼中忍受冰一般的刺痛,谁在咬她的脚?



她不想死在地狱里。

救我，不管你是谁。心里高喊，淡淡檀香味伴随悲怀之音而来。

“尔等孽灵不可造次，速速退下。”

真是神奇，话一说完果见四周清如荒漠，不再有千手纠缠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白光处隐见金波潋潋，现出一张狰狞万分的恐怖脸谱，以及慈悲渡世的七双善目……

“啊——”像坠落十丈红尘似的尖叫声特别惊人，雪白的床铺下滚落一位睡眼惺忪的美丽女子，不明白身在何方地猛眨眼睛，神情恍惚。凌乱的发披散在肩膀，薄阳透过窗棂照在她反光的黑发上，即使狼狈得令人好笑，仍然美得宛若一朵谪世仙花，幽幽雅雅恬淡自若。向来清心寡欲的女子揉揉发疼的手，神智渐渐清明，她做了一个梦。

好奇怪的梦，她竟不觉得害怕，反倒有种莫名的激动，体内藏着一股热火要破膛而出，清晰的影像仍然留在脑海中，久久不能忘怀。

她要雕刻，她要雕刻。

“刀呢？我摆哪去了？”

赤足走出房间来到工作室，大大小小的刀具四处可见，刻了一半的乌木裸女引不起她的兴趣，她需要更强烈的叫唤，如梦中的声音。

何向晚是一名享誉世界的名雕刻家，在她巧手雕琢下的成品栩栩如生，每一件作品都堪称是世纪之作，欣赏过的人无不深受感动，连连称赞她是二十一世纪初的奇迹。尤其是三年前在国际大放异彩的“绿涅观音”，不少欧美人士争相订购，日本天皇及印度佛教界更是开天价非得不可。最后以跌破众人眼镜的“低价”九十九万，廉让给本地博物馆展览十年，也就是说十年后再来谈。

十七岁沉迷于雕刻的乐趣中，十九岁推出个人展，当时即被称为雕刻界的天才，不管是木雕、石雕或玉质之类的雕品都难不倒她。受

盛名之累，媒体及上门求购的痴迷者让她无法创作，络绎不绝地守候她进出之口，闪光灯和恳求声烦得她几乎要大叫。她只是单纯地将热情投注在雕刻中，并非为了出名，雕刻是她的全部生命，没有人能够阻拦。于是，二十岁那年她离家出走，自此下落不明。之后的作品全文由忠心的经纪人去处理，再也没有人看过她，若非每年至少有一至三件作品流入市场，众人会以为她遇上什么意外已不在人世。其实她哪儿也没去，依然待在活跃的都市，无心插柳的情况下来到“联合女子出租大厦”，幽客居或可说兰花居是她居住的楼层。一层一户，一户只居一人，情况相当特殊，而且全是女人……呃，有个女孩。因为住户们都怕吵吧，而房东的性情古怪，所以有了十二客花居。

不过牡丹藏玺玺和芍药常弄欢被人订了，她们的男人不时地来此过夜，使得原本“男宾止步”的规矩从此不存在。

好在只有两位有所属伴侣，因此进出的分子不算复杂，住户们睁一眼、闭一眼地当作无视，反正不关她们的事，少来串门子就好。

“唉！瞧我迷糊的，有刀无物怎么下手，雕空气吗？”为之失笑的何向晚晃晃脑，表情是傻气。

一座佛在她心中，翻翻乱中有序的木、石原品，淡淡的失望浮在脸上。一件作品的形成并非凭空而来，那是一种冲动，无可言喻的澎湃情感像海啸一般排山倒海，冲毁了一道道堤防，淹没了她的心。

是心在呼唤。

来刻我吧！来刻我吧！来刻我……急切的形体便在她心里烙了印，直到化为生命。梦里的情景让她激奋不已，她从来没有那么真实地面对死后世界的一切，近得叫她几乎，不，是真切地闻到令人作呕的死尸味。启蒙的含意十分浓厚，她相信在天地间存在着她所不知道的力量和神祇，所以她必须去探索。涌现的血流奔动浩浩荡荡，冲击着贫乏穷困的知识，哪里能找到她心目中的刻材？她不能等待，一定

要立刻实现。梦呀!救赎她的众鬼之王,悲狞共存的法相,这是燃烧生命的伟大,她的地狱菩萨呵!

一尊活灵活现的地狱菩萨就是她此刻追寻的目标,也是赋予她的使命,什么样的颜色才能成就威风凛凛的法身呢?想了又想,莫名的黑跃进她的思绪中,闭眼冥想当时的幽暗,被黑包围的冷暗和寂寥,无生命的幽魂四下飘荡,为生前受罚的罪人,修罗地狱……

蓦地,眼一睁,清明坚决,她知道菩萨的颜色了,是全然的黑,不掺杂质。对了,去请教茶花居的和风,写小说的应该有很多现成的资料,不难查出她所要的信息。上回她曾瞧见一大本剪辑,有关于宝石及矿村的图鉴。将雕刻视同生命的何向晚不假思考地听从心的声音,满腔的热血驱使她离开了家门。

命运的转盘在最阴暗的角落不停转动,人与人的际遇便串了起来。在未来。

“天呐!你有没有搞错,要我帮你找雕刻的材料,你是不是睡太多把脑子睡坏了?”顶着疯女头,两眼肿得像熊猫的菲佣……呃,说错了,是睡眠明显不足的大作家,一脚着鞋,一脚光裸地瞪着不速之客,十分嫉妒她的神清气爽。

早八百年不相往来的“奥”客大驾光临,她该跳起来燃炮宰羊不成。其实也不到八百年,但是真的很久了,她们都是懒得和邻居交流的人。上一回是为了写有关雕刻的小说才去她的兰花居坐坐,喝了壶花茶待了三个小时,然后就不再有交往。想想是多久以前的事,其间她又完成了三本稿子,大概三四个月有吧。

自个睡得头好壮壮也不考虑别人是夜猫族,一大清早来扰人清梦,她才刚躺下啊!满脑子还存着男主角被女主角踹了一脚的惨况,催魂似的电铃声便像急惊风般响个不停。

好歹体谅笔耕者的辛苦,一字一字地刻很伤神,稿费没想象中好

赚，夜以继日焚膏继晷，结果焚出一堆肥油挂在肚子上，脂肪照样囤积。但这不是重点，是她写稿时生理时钟被打断，一旦未照她的“正常”作息去吃喝拉撒睡，往后的“过程”会很不爽，写不出她要的味道。

就是虚火上升人烦躁，明明爱睡得很却睡不着，想写稿却写不出一个字，文思枯竭只想困困困……而姓向的笨女人居然为了她所不了解的领域来叫魂，她要是有好脸色才怪，不掐死人已算她修养好，至少在她稿子没完成前不能因为谋杀罪而中断入狱。虽然她非常渴望宰了她。

“向大姐，你脑子不好情有可原，谁叫你整天和一堆木头石头为伍，人都已经木石化了，但请考虑我是人，我还活着。”木石无情，完全麻木不仁。

抓抓三天没洗的稻草发，人家说写小说的人应该长发飘飘，不食人间烟火，而她的确发过腰际，只不过邋遢得连亲生父母都不敢上前相认，当是陌生人擦身而过。

写稿期的她是失去人性的夜叉，六亲不认，任由脏乱的环境将她熏陶成落魄八婆。因为她写小说时哭时笑，一下子喃喃自语，一下子又因写不出大喊不写了要封笔，十足的疯癫。

“和风，你刚起来呀！”一开口她就后悔了，她怎么忘了对方的怪癖。

她发狂地大叫：“你先回去把药吃一吃，十年后再来找我，出门别忘替我关上门。”

“你别发火，我不是故意、故意来打扰，你在写稿呀？”她瞄了一眼垃圾堆似的书籍和纸张。

“干嘛，你唱盘跳针呀！一连说两句故意。”负负得正，她是故意的。

“有吗？”她偏头想了一下。

“少在我面前装模作样，去泡杯花茶烤两片吐司，我饿了。”她不客气地指使人。大家都太熟悉了，像千百年前曾是知交好友，即使平时不相往来，那一点点感觉还在，自然流露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上。

“你呆会不是要继续睡，现在吃东西容易胖。”嘴上说着，身体自有意识地为看她张罗。习惯性吧！和风太懒了，除了她的小说外，其他的事都不重要，包括吃猪食和睡猪圈。

“何向晚，你在嘲笑我胖吗？”这个竹竿女太可恨了，她不过丰腴了点。她回头一笑地端来一壶茶。“你肉肉得很可爱，像我必须拼命吃才不会血糖过低，我很羡慕你的健康。”

“你敢再说我一次可爱，我就把你丢到绞肉机里绞个粉碎。”她根本就是恶魔转世。

“我猜你连绞肉机怎么用都不清楚，拆开的箱口都蒙上一层灰。”英雄无用武之地。和风横睇了一眼，她有乱买东西的习惯。犯法吗？“你可以来当实验品，下一本书我准备写惊悚小说，书名叫绞碎的雕刻家。”

她怔忡地一叹：“会不会太血腥了，你写的不是言情小说吗？”

“改变风格不成吗？我最近迷上开膛手杰克，想挖颗心来尝尝味道。”切柳丁的刀正冷指着她。

轻笑出声的何向晚将沾了奶油、果酱的吐司递给她。“听说饥饿的女人有暴力倾向，所言不假。”不愧是写小说的，想象力真丰富，她见识过她像疯子般大叫着要人家杀了她，只因写不下去，因此眼前的威胁算是小儿科。诚如她自己所言，写小说的都是心理变态，是人格分裂、自我折磨型的精神病患者。

“嗯哼！你打算成为受害者吗？等我吃饱了再成全你。”头好痒，待会叫她顺便帮忙洗个头再走。

“别忙着料理我，你有几本自然珍藏系列的图鉴搁哪去了？”她实

在没法子在垃圾堆中翻书。她手一指，“喏！压在第三层，看起来又厚又重的那几本。”呵欠直打，认命的和风抓抓发痒的头皮，三两下解决她迟到的晚餐，虽然此刻是早上六点半十五分。一些“不算”朋友的朋友老爱在一大早闹她，要是不努力适应这些突发状况，她早晚会神经衰竭地成为时下潮流的趴趴熊。

“大作家，你来帮我瞧瞧哪一种材质较易取得。”翻开一页页令人眼花撩乱的彩色图鉴，她无法下决定。

“别叫我大作家，还有把你脑子里的构思挖出来我听听。”她又不是神。何向晚大略地形容了一下。“我好想开始下刀，手都不由自主地兴奋。”

“疯子。”她斜睨了一眼。“钒铅矿如何？硬度只有三。”

她瞧了瞧不满意。“血的颜色不符合我要的感觉，不够黑暗。”

“硫锑铜银矿和深红银矿都倾向黑色，如何？保证让你灰头土脸。”她不太有精神地随便一点。反正她也不懂，隔行如隔山，真要她出意见不如问她一章小说几个字，标点符号算不算是字数。

天色好亮，正是她爱困的时刻，谁有力气理她的氢酸钙钾，随便去路上捡块破木头不就成了？不是说心中有佛，处处皆可成佛，何必自费功夫去挑硬得要命的石头来自找苦吃？要不是世上鲜有三尺高的钻石岩，否则她会建议去搬一块回来慢慢雕琢，十年、二十年总会磨出一座佛。

“不好，不够深沉剽悍，我要更能震撼人心的刚硬，最好如死亡的颜色。”带着血腥味。死亡？她像看白痴地轻嗯一声。“小姐，等我死了再帮你找。”她现在还在弥留状态。

“和风，你在诅咒自己吗？”似乎真的吵到她了，瞧她一脸不济，昏昏欲睡。

“不，我在诅咒你早死早超生。”因为同在地狱里。

“嘴真坏，我不该依赖你的三流直觉。”轻喟一慨，她将书合了起来。

“好意思说我三流，是谁像长了痔疮直往我这里奔，我没怪你干扰我的睡眠就该偷笑了。”她还没把小说里的尖酸刻薄发挥出来呢！

“我……”和风扬扬手自认倒霉地说道：“去找瑞香居的活百科全书，她比我有学问。”

对哦！可是……“我和她不熟，怎好去麻烦她。”

“你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楚。”挖挖耳洞，她的手已抡成拳。

“你知道我一向很少出门，全大厦我只认识你和怜怜，偶尔拜托丁香居的素素帮我拿点药……”其他是点头之交，少有往来。何向晚抱歉地一笑，像是安抚她显而易见的怒火，快要杀人似的。

“你的恐龙期经纪人呢？死哪去了？”她是全球搜查特派员吗？

“她最近去相亲。”连她都找不到人，说不定过些时候会收到帖子。礼到人不到。

“相亲？”好大的笑话。“你确定地球上还有另一头公恐龙？”

那副长相不是她在嫌弃，人高马大又黑黑壮壮，脖子出奇的细长，好像侏罗纪时的长颈雷龙，任何一个女孩站在她身边都可以小鸟依人。五官不算难看，组合起来没吓哭过小孩。顶多吓傻了，七月半时不能在外面走动，尤忌夜晚出没。将近一百公斤的体重总是咚、咚、咚——恐龙的步伐，人未到咚声先到，地面会有强烈震动。

叫人想砍上帝一刀的是她有出奇优雅的培养，甜美的黄莺软腔，实在让人很难联想成同一人，只能说这个玩笑开大了。能想象一头恐龙勾起壮壮的小指喝咖啡，轻声细语地咯咯轻笑，粉色套装内是祖母时代的蕾丝衬衫吗？只看了一次她就不敢领教，倒尽胃口地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，脑海里浮现一群恐龙在跳大腿舞，因此把地表跳碎了才绝种。

“别太缺德，柔柔可没得罪你。”真是的，一张嘴比刀还利。

是了，恐龙居然取了个绝对女性化的名字——温柔柔。“四维八德我从未缺，此乃天性。”不然她怎想得出奇奇怪怪的人物个性。

“算我怕了你，你能不能帮我联络倪小姐？”有颗金头脑不善用太可惜。

“倪小姐？你也太客气了吧！”她都叫声死书呆，反正那人迷糊得很。因为写作上的需要，不爱外出的她就直接要瑞香居的邻居从图书馆把书拿回来，她参考完即归还，省去借书的手续还要填一大堆资料。有时写到一半资料不全，凌晨两点照样打电话挖她起床，解决了问题才准她去睡。

“我跟她又不熟，基本的礼貌不可少。”总不能像她老是口无遮拦。

“是，礼仪大使，我和她熟得足以穿同一条内裤。”她没好气地翻翻白眼。和风拿起电话拨了瑞香居的号码，像念芝麻开门似的念起心想衣裳花想容，话筒那端传出声音。

“喂！和风吗？”

“自己和她谈，我要去睡觉。”她不管了，让能者去多劳。

接过手的何向晚无奈地一笑。“我是兰花居的何向晚，有件事可以请教你吗？”对方明显地愣了一下，口气不太确定地问道：“你是这幢大厦的住户？”

“是，兰花居的。”不会吧！六七年的邻居多少会有些印象，而她……真是过目不忘的百科全书吗？

“哦！我想起来了，是你。”意思是肯定同园子的人，并非假借各种名目要挖她脑中珍贵资料的。她最讨厌出名，愿望是当小小的图书管理员。

“是这样的，我正打算找个雕材……”